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四 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圖籍之儲

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朱熹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固不可無者此類是也

徐幾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小大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為治至後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

程龍曰十三卦制器尚象凡所以為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無遺憾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卒歸之夬之書契何也葢器利用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其視網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易為網罟終易為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乎觀百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

臣按此字書之祖萬世書契之所自出文學之所繇宗者也豈特一時治百官察萬民而已哉然萬

世之下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皆永賴焉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聖人作為書契以垂萬世之用為此而已後世乃至用之以駕虛誕之說紀浮夸之辭載怪僻之事寫淫蕩之情豈聖人始制文字之意哉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東西為廣輪南北為輪之數辨其山積石曰山林竹木曰林川注瀆曰川澤水鍾

曰澤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墳水涯曰墳衍下平曰衍原高平曰原隰下濕曰隰之名物

鄭氏曰土地之圖若今郡國輿地圖

臣按此即後世地志圖經之所始也周禮大司徒之職首以建邦之土地之圖爲任可見地官爲職所以佐王安擾邦國者雖無所不統而其最當切而先者萬民之數九州之域五土之名物也後世圖經地志蓋原于此國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

民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
大明志永樂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採摭事實
然未成書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舊修成一書
命曰大明一統志然所輯者皆沿前代之舊載古
今事跡紀形勝備風俗考沿革廣見聞前古所未
有也挨之於大司徒所掌之圖則倍之矣然所謂
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數則未備焉臣請於地圖之
外依周禮别為一籍凡天下兩畿十三藩及府州

縣皆各為一圖縣合於州州合於郡郡合於藩總為天下圖掌於戶部凡其彊域道理山川物産里數戶口錢穀應所有者皆具其中一有取舍歛散按圖而考其實粲然如指諸掌也此成周盛時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之首務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鄭氏曰志謂記也春秋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繫世則帝繫世本之屬是也

王昭禹曰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書小史則定而辨之

臣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分土列爵各有分地各有分民而在其邦國者亦各有其國之私書所謂志者是也志雖作於侯國而籍則掌於王官其事之大者在奠繫世辨昭穆焉後世封建之制廢仕者無世官無分地然魏晉以來官有簿狀家有譜系

官之選舉必繇於薄狀家之婚姻必繇於譜系歷代竝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户若私書有濫則紏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諜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代以來其書散佚不傳非獨無官秘閣左户之藏而士大夫能通譜諜之學者蓋亦鮮矣今制惟勲臣武胄有世官

者襲替之際具其宗圖藏在所司而文臣之初應舉入官者亦一具家狀既仕之後不復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記也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鄭氏曰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四方之志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皇五帝之書所謂三墳五典也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向三皇

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所行

臣按孔安國曰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皆聚此書也今外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丘之類也三皇五帝之書即所謂三墳五典也達其名于四方使天下之人皆知有此書也今世天下郡縣皆有圖經地志藏其副於

學校而總收於禮部藏于內閣朝廷又頒五經四書於天下學校使校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遺意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所掌者特圖而已職

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所掌典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邦國之采邑也自邦國都鄙至於蠻夷閩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産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數則列而計之也要則總而計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興其利而除其害也

臣按先儒謂掌天下之地圖而隸於司馬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即藏之司馬秘不得見所以弭盜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籍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觀此說則知古人重圖籍有如此者唐人設兵部屬有四一

曰職方部我朝因之職方所掌者兵戎邊防之政而沿邊圖本實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爾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國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繇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

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程頤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

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黄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臣按三墳五典之說始見於此孔安國謂此即上世帝王遺書則是書之來也久矣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此書之掌於朝廷官職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書之傳於學士

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書存於世者惟堯舜二典其他如九頭萬龍攝提等十紀其說荒誕不經其後宋毛漸所得之三墳則又偽妄顯然斷非古昔聖神之舊典也孔子删書始於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萬世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無出此者矣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古者詩三千餘篇

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晩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

孔安國曰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朱熹曰孔子删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周易皆傳先王之舊

臣按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為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

學立言而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
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
為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
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文使其義
之不外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經之道
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臣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

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一旦
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墜緒可尋
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
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
大建置議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而垂示將來者
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見積
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
時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為飛煙蕩為寒灰以貽

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於天矣始皇

李斯所以爲萬世之罪人歟

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横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雜也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脱禮壊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

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諸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與集同略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畧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漢藏書之始末夫自唐虞三代之書至

于孔子而備歷春秋戰國之世至于嬴秦而缺漢高祖時戰爭未息文景時謙讓未遑武帝者出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于成帝又遣求書之使命校書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輯其略焉夫獻書之路不開則民間有書無繇上達藏書之策不建則官府有書易至散失欲藏書而無寫之者則其傳不多既寫書而無校之者則其文易訛既校之矣苟不各以類聚而目分之則其於

檢閲考究者無統矣後世人主有志於道藝而留
心於載籍者尚當以漢世諸帝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挍之
臣按漢以來遣使求書始此夫自秦人焚書之後
書籍散亡多矣漢興始收之開獻書路置寫書官
興藏書府稍稍復集至成帝世又頗散失乃遣謁
者求遺書於天下嗚呼書之在天下乃自古聖帝

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難於聚而易於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謹而購訪之勤安能免於喪失哉不幸而有所喪失明君良佐咸以斯文興喪為念設法招求遺使蒐采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長留天地間永為世鑒以毋貽後時之悔豈不韙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竝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幸三雍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監决如石渠故事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

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臣按此後漢書籍之始末書籍自經秦火之後固已無復先王盛時之舊漢興多方求之至哀帝時劉歆總羣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有禁中外臺之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古書漸漸

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蓋秦火之燒有意而燒其禍繫於君也漢火之燒無意而燒其禍繫於民也嗚呼書籍之在世猶天之有日月也天無日月天之道廢矣世無書籍人之事泯矣何韋於天而往往遭焚燒之禍哉迨夫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古書次第復出藏之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分為甲

乙丙丁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晉惠之世靡有孑遺東晉鳩聚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齊之書目凡萬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萬三千一百六卷隋之多至三萬七千餘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臣按牛宏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周衰孔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竝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荆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隋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至觀閣斯積文帝納之使人搜討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臣竊以為自隋之後唐有禄山黄巢之亂極而至於五代之季宋有女貞蒙古之禍極而至于至正之末其為厄也又不止五矣大凡天下萬事萬物禍亂之時雖或蕩廢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復舊惟所謂書籍者出於一人之心各為一家之言人人殊其理雖同而其所以為言者則未必同其間闡義理著世變紀事蹟莫不各極其

至皆有所取一有失焉則不可復雖復之亦非其真與全矣是以古先聖王莫不致謹於斯以為今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愛護之惟恐其損失也講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訛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雖以偏安尚武衰亂之世莫不知所愛重矧重熙累洽之世好文願治之君哉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

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糅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於內庫玄宗命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尋置修書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季給墨三百三十六丸

歲給兎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禄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苖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黄巢之亂存者蓋尠

歐陽修曰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絶而簡編脱亂譌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

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

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嗚呼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文華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

臣按此有唐一代藏書之本末臣嘗謂天下之物雖空青水碧物外之奇寶既失之皆可復得也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旦無焉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途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收儲所賴石渠延閣之中儲積之多收藏之密扃鑰之固藏貯者有掌固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

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淪爛散落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内閣所藏不能什一多歷年所在内者未聞有所稽考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其所關係非止一代一時之事而已也伏望聖明為千萬年之遠圖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斯文之幸

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

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三年初定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胡寅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不意五季之君擾攘之時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刋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葉夢得曰唐以

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為貴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刋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

臣按後世雕印書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來學

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購求鈔寫傳録而得以誦習考閱誠莫大之利也然書肆刻本往往承訛襲舛有誤學者乞命翰林儒臣將九經十九史及諸儒先所著述有補於正道名教者嚴加校正字畫行款必須正當歸一命工鋟梓藏於國子監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缺文疑義咸來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然臣於此又有一見今世學校所誦讀人家所收積者皆宋以後之五經

唐以前之註疏講學者不復習好書者不復藏尚

幸十三經註疏板本尚存於福州府學好學之士

猶得以考見秦漢以來諸儒之說臣願特敕福建

提學憲臣時加整葺使無損失亦存古之一事也

餘如儀禮經傳通解等書刻板在南監者亦宜時

為備補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

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

人校讐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臣按周世宗當五代搶攘之際尚留心文事如此

況當承平之世而經籍圖書乃其祖宗所貽留者

手澤沾溉所存忍使之散軼不全乎館閣職清務

簡不預他務宜委之校讐刊正俾於每卷之末署

其名銜有不究心者坐以曠官之罪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

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

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别爲書庫名曰秘閣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龍圖閣及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已而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于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爲秘書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爲秘

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備觀
采者仍命以官俱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
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葺至
是爲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至仁哲
徽欽四朝最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
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
之儲蕩然靡遺高宗遺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
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

出而館閣編輯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

史臣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為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

故繇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汙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擬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為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為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自南渡之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

學爲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絫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鉏裂大道疣贅聖模幽怪怳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

臣按此有宋一代藏書之始末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啟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當務

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閲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當議甄録酬奬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甞分遣使人屢下詔命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

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臣按宋朝以文為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歷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以賞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

謂省監皆歸於翰林院翰林院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掌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司凡大學所有經籍及板本之屬臣考唐人謂人之博學者曰行秘書而宋人之評詩者亦曰胸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詩而書史之有訛舛者必校正之以監本則此二者乃自古藏貯經籍之所我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秘書省秘閣皆不復置官惟於

翰林太學置此官二員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職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於虛設臣聞永樂中太宗皇帝肇建北京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夫天下書籍盡歸内府其人家所有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存於此萬一有所疎失則永絕矣可不惜哉今

幸國家無事政天子崇儒右文之時恐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爲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變乃至於今而泯盡豈不貽千古之永歎哉臣請敕内閣儒臣將南北兩京文淵閣所藏書籍凡有副本於南京内閣及兩監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教祭酒司業行取監生鈔録給與人匠紙筆責令各堂教官挍對不限年月陸續付本監典籍掌管如此則

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

神宗元豐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為秘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集校定正其脱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歳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侍制以上官畢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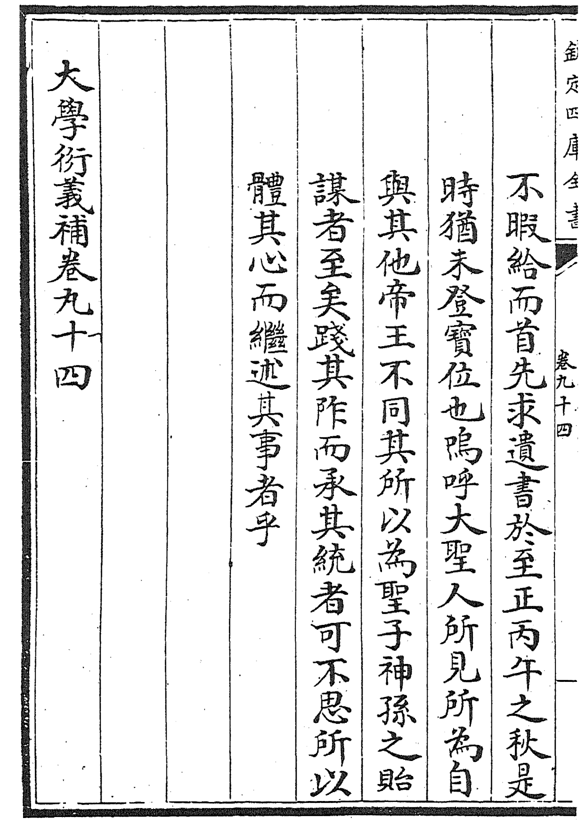
臣按宋有館閣之職以司經籍圖書秘書郎職掌收貯葺理校書郎正字職在編輯校定今制不設館閣併其職於翰林院夫以專官則無專任臣請

於典籍之外其修撰編修檢討皆以編輯校定之任專委其人而責其成功每歲三伏會官曝書如宋制因閱其數如此則葺理有官而編簡不至於脫誤考校有人而文義不至於訛舛考閱有時而載籍不至於散亡矣

徽宗大觀四年秘書監何志同奏慶歷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秘藏叙次爲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號爲全本者

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歷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
臣按何志同言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歷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蓋欲將館閣中書目錄出示中外凡目中所無有者借傳以廣其藏也此事關係甚大非惟一時事蓋萬世之事也
以上圖籍之儲臣按人君為治之道非一端

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蓋以前人所以敷遺乎後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輯而整比之使其至我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繇豈不歸其咎於我之今日哉是以聖帝明王所以繼天而子民者任萬世世道之責於已莫不以是為先務焉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



不暇給而首先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嗚呼大聖人所見所為自與其他帝王不同其所以為聖子神孫之貽謀者至矣踐其阼而承其統者可不思所以體其心而繼述其事者乎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五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權量之謹

舜典同律度量衡

孔頴達曰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

於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

蔡沈曰律謂十二律六為律六為吕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竒空圍九分而黄鍾之長九寸既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又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黄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合當作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黄鍾之

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黄鐘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

臣按律者候氣之管所以作樂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長短量多寡稱輕重所用與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於度量衡何哉葢以度量衡皆受法於律於此審之三者之法制皆與律同斯為同矣誠以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

於黃鍾而與候氣之律同出於一接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聖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聖人不徒因律而作樂而用之於郊廟朝廷之上而又頒之於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為造作出納交易之則焉其作於上也有常制其頒於下也有定法茍下之所用者與上之所頒者不同則上取於下者當短者或長當少者或多當輕者或重下輸於上者當長者或短當

多者或少當重者或輕下虧於民上損於官操執者有增減之弊交易者有欺詐之害監守出納者有侵尅陪備之患其所關係蓋亦不小也是雖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為治尚不之遺而況後世民偽日滋之時乎乞勑所司每正歲申明舊制自
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權衡使凡收受民間租稅器物不許過則又於凡市場交易之處懸掛則樣以為民式在內京尹及五城兵馬司官在

外府州縣官每月一次校勘憲臣出廵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驗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也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遺也厥子孫關通也石和平也鈞王府則有

蔡沈曰典則治世之典章法度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争之意

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

臣按聖人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鈞石也而五子所歌舉大禹所貽之典則止言鈞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謂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鈞石言之嗟夫

萬物之輕重取信於權衡五權之輕重歸極於鈞石是雖一器之設而與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則同為祖宗之所敷遺承主器而出治者烏可荒墜先祖之緒哉
周禮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同其數器壹其度量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制度量以定長短多寡以取信於天下者非但王府則有凡諸侯之國道路之間莫不有焉天子時巡則自用以一侯國之制非時巡之歲則又設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當是之時一器之設一物之用莫不合於王度而無有異同否則非但不可行且有罪焉此天下所以一統也歟

典瑞璧羨以起度

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為一度孔也璧

鄭氏曰羨者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八尺以起度

蔡元定曰按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木圜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為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為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以為度者以為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為尺矣陳氏言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

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王昭禹曰夫度在禮則起於璧羨在樂則起於黄鐘之長先王以為度之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璧羡使天下有考焉

臣按班固漢志度之九十分黄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孫子筭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十毫為一氂十氂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則尺固當以十寸為正矧天地之數生

於一而成於十十者天地之足數也以是為度以定萬物之長短豈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羨既起十以為丈引又起八以為尋常則非一定矣設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則八也又何用别為之制哉臣愚以為璧羨雖古人之制然宜於古而未必宜于今也請凡今世所用之尺壹以人身為則謹考許慎説文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𧖴謂之寸口十分為寸則十寸為尺也宜敕有司考定古

法凡寸以中人手為準鑄銅為式以頒行天下凡所謂八寸六寸之尺雖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則用度者有定凖製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長體有肥瘠烏可據以為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絫黍或以絲忽地之生黍豈皆無小大蠶之吐絲豈皆無粗細何獨致疑於人身哉且身則人人有之隨在而在擬寸以指擬尺以手雖不中不遠矣

㮚氏為量改煎煉也金錫則不耗不復減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水平之準之然後量量以黍之量之以為鬴容六斗四升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四寸為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兩龠為合四合為升重一鈞三十斤其聲中黄鐘之宫槩所以為平而不稅不征其稅其銘曰時是也文德之君思索思索以求其理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兹器維則

王昭禹曰量之為器内方而外圜則天地之象也其

黬一寸其耳三寸則陰陽奇耦之義也其重一鈞則權衡之法寓焉其聲中黄鍾則律吕之法寓焉夫黄鍾為律之本而宫為五聲之綱量之所制其本起於黄鍾之龠其成也聲又復中黄鍾之宫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歟非特此也宫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則以量為法則之主且以立信於天下也惟其立信於天下故與天下為公平而不敢私焉

鄭敬仲曰量之為物其粗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極於天下之精微蓋出於時文之思索而歸諸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疵者也雖童子適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内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所謂永啟厥後茲器維則者也

臣按先儒謂栗之為義有堅栗難渝之義使四方觀之以為則萬世守之以為法以立天下之信無敢渝焉所以名工謂之㮚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錫為之外圜而内方以象天地後世則改用木而内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則於子孫以示四方信後世者既有所謂大經大法而於器物之製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歲久而易壞也又必鎔煉金錫而鑄為之器權其輕重之

劑準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堅無餘無欠刻為銘文以為世則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後世之範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貸以暗收人心潛移國祚如齊陳氏者然後知古先哲王於巡守之時必同度量衡於行政之初必審權量非故為是屑屑也其為慮一何遠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

古者百畝當今東田即詩言南東其畆也百四十六畆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陳澔曰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剰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倣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者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後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溝塗封植之界限盡廢所以經界者不過步其遠近量其廣狹分其界至以計其頃畝之數焉耳然欲計之而無所以經畫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廣野若欲步筭固亦無難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險隘溪澗阻隔乃欲一一經畫之使無遺憾豈非難事哉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惟王制

僅有此文然止言古今尺步畆里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謂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傳用非一日未必無所自也是法也施於寛廣平衍之地固無不可惟於地勢傾側紆曲尖邪之處其折量紐筭為難小民不人人曉也是以任事之人易於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首行於平江然後推及於諸郡當時亦以為便惟閩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于

朝力主行之然竟沮於言者或曰宋人經界之法可行否歟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縣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鄭昭叔斯行矣雖然猶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見得君之專以主之於上豈能不搖於羣議而終於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平也衡稱上曰衡石百二十斤角校也斗甬正權稱錘概執以平量者

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三十斤石角斗

甬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所以平之也

吳澂曰衡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總言其器後言其名也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無為之用者也

臣按古先盛王凡有施為必順天道是以春秋二

仲之月晝夜各五十刻於是乎平等故於此二時審察度量權衡以驗其同異或過而長或過而短或過於多或過於少或過於重或過於輕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適於平焉後世事不師古無復順時之政雖有度量權衡之制一頒之後聽民自為無復審察校量之令故有累數十年而不經意者矣況一歲而再舉乎民偽所以日滋國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論語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

饒魯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

臣按饒魯謂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嗚呼豈但

一龠斛哉龠斛之弊比其他為多爾凡官府收民貢賦其米麥之類則用斗斛布帛之類則用丈尺金銀之類則用權衡三者之中丈尺為害較淺惟斗斛之取盈積少成多權衡之按抑以重為輕民之受害往往積倍蓰以至于千萬多至破家鬻産以淪于死亡用是人不聊生而禍亂以作武王繼商辛壞亂之後即以謹權量為行仁政之始言權量而不言度非遺之也而所謹尤在於斯焉謂之

謹者其必丁寧慎重反覆詳審而不敢輕忽也歟

前漢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黑色者中不大不小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夫度者別於分忖為寸蒦音約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義分者可分列也寸者忖

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因度以生量審其中所容多少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善也矣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義龠者躍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音閤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

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

臣按以上言權五權之義銖者殊也物絲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則用竹蓋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長而難以收藏故用竹篾為之為宜也五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𠫤不滿之處焉其上為斛其

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夫班志於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製造之質或用銅或用竹獨於權衡略焉乃於下文總言度量衡用銅者意者權衡亦用銅歟後世於度量二者用木為之度間有用銅者而斗斛之制用銅鮮矣權之為器非若度量雖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為用惟權之一器則兼衡與凖而參用之所以為之質者亦各不同凖必以繩權必以銅而衡則以木若銅

為之也後世一惟用木耳臣請詔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鑄銅為度量權衡之式藏在戶部頒行天下藩服郡縣凡民間有所鑄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歲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許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呂祖謙曰自商君為政平斗甬權衡丈尺其制變於古矣至是并天下一之皆令如秦制也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猶沿而行之至於後世則鮮或舉之矣

臣按秦事不師古至為無道而猶知以一衡石丈尺為先務況其不為秦者乎然呂祖謙作大事記於始皇平六國之初書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題則云自商君為政平斗甬權衡丈尺意其所書之石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為石其始此歟

宋太祖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詔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詔曰書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鉤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謹權量為務史謂比用大稱如百斤者皆懸鉤於架植鐶於衡或偃手或抑按則輕重之際殊為懸絕於是更鑄新式悉鎔絫黍而

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又令每用大稱必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却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繇是觀之可見古昔好治之君莫不愛民其愛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無不預為之禁革則雖一毫之物不使過取於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約束非不備刑罰非不嚴然利之所在人惟見利而不見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為姦孰若每事皆立為一法如宋人之於權衡必齊其斤石不可得

而增損又俾操執者却立以視而不得按抑噫使凡事事皆準此以立為之法則官吏無所容其姦而小民不至罹其害矣

程頤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

朱熹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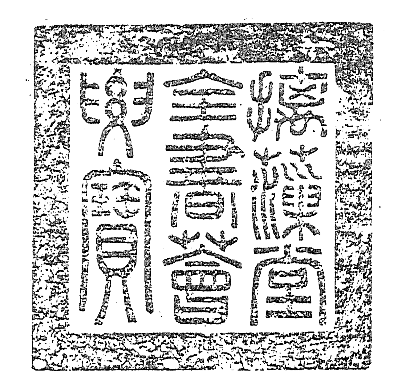
臣按程子謂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謹權審量皆

不可闕朱子謂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之類
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綱紀臣竊以謂權而謹之量
而審之使其長短適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飾之意
然於操執之時或鈞錘之轉移衡尾之按抑收放
之際或斛面之加淋旁疵之搖撼則是無綱紀矣
是知聖人為治無一善之徒行無一法之徒立一
器之設雖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雖微也
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

被其害此所以鉅細精粗無不畢舉上下四方無不均平也歟

以上權量之謹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云權量而不及度者蓋論語敘武王之行政止言謹權量朱子註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謹權審量而不及度意者權量之用比度為切歟不然則舉二以包其一也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浦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六至九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六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寶玉之器

書輯五瑞 斂也 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信也

朱熹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

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

臣按物質之美而貴者莫如玉故天子而下皆執之蓋以至貴之人而執至美之物天子則以是而致敬於天諸侯則用是而盡誠於天子也

禹貢揚州厥貢瑤琨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

蔡沈曰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琨說

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璆玉磬也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

臣按玉之為物自古中國所在有之觀諸山海經可見矣在堯舜之世已用為圭璧禹貢之時揚梁雍三州所貢已有玉石在戰國時卞和所獻之玉出於荆山漢之時關中之藍田幽州之玉田皆有玉焉是時西域未通於中國也今中國未聞有出

玉之處而所用之玉皆自于闐國來于闐之玉有白玄緑三種皆出於河亦與古人所謂石韞玉而山輝者異是則中國之玉出於石而必用斲外夷之玉生於水而必用撈也豈古今土地生物有不同歟抑玉乃土石之精粹者其生也有限而取之也有盡耶况古人以玉比德無故不去其身用以為器用雜佩之類不一而足是以制字者如瓊瑤瑄璟之類踰二百則玉在古多而為用夥可知矣

今世閭閻小民有不識玉者何古如彼之多而今如此之少耶由是推之漢之金以斤計而每以萬為言唐則以兩計而比於漢者少而宋又少於唐今日又少於宋無乃數千年之後中國之金殆將與玉同耶為世道遠慮者不可不為之限節也

詩鄘風君子偕老曰副祭服首飾笄六珈以玉加於笄為飾

臣按先儒謂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衡笄以玉為之

令之簪也紞織如條上屬於衡瑱以玉為之以纊縛之而屬於紞懸之當耳似今之珥也

衛風淇奥曰充耳琇瑩

朱熹曰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鄭風之女曰雞鳴曰雜佩以贈之

朱熹曰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

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

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

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

有聲也

齊風之著曰尚之以瓊華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尚之

以瓊英乎而

朱熹曰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瓊瑩瓊英

亦皆美石似玉者

秦風之渭陽曰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孔穎達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名

小雅之采芑曰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朱熹曰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横玉也禮

三命赤芾葱珩

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弄之璋

朱熹曰半圭曰璋

大東曰鞙鞙長貌佩璲

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

大雅之棫樸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朱熹曰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峩峩盛壯也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旱麓曰瑟縝密貌彼玉瓚黃流在中

朱熹曰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

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禮之也

韓奕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

朱熹曰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於王也

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朱熹曰釐賜卣尊也

商頌之長發曰受小球大球

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

子之所執也

臣按以上皆三百篇詩中所言及玉者大抵先王之世所用以為首飾佩服祭器貢贄者皆玉也後世乃舍中國比德之玉而寶遠夷無用之石以為用甚至傾帑藏以易之此何見也

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受而藏之

吳澂曰金玉人所寶者服玉大圭之類佩玉珩璜之

類珠玉則琢玉為珠以飾冠冕也食玉所以養至陽之氣含玉所以為死者口實合諸侯謂諸侯會同則為壇三成割牛耳取血以歃之珠槃所以盛耳玉敦所以盛血

臣按玉之為玉古先帝王必以之為服佩之用者以其色有黃白黑蒼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義禮樂道德忠信之備

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猶齊等也邦國王執鎮安鎮四方

圭公執桓（柱也）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劉彝曰舜受堯禪執天下之大圭而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則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班瑞于羣后是玉作六瑞古有之矣

臣按此即舜典所謂輯五瑞者蓋自帝世已有之矣先儒謂六瑞之制其形有圭之銳璧之圓以象天之體用其名有鎮桓信躬穀蒲以别君德之隆

穀信躬之名則取諸身而象之也鎮桓穀蒲之名則取諸物而象之也古人制器莫不各有取象矧此乃天子所以合信於諸侯者乎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吴澂曰禮神者始告神時薦於神坐也薦之在於作樂迎神之後鄭氏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

而裸焉是也蒼璧禮天蒼象天之色圓象天之形黄
琮禮地黄象地之色琮八方亦象地其制每角各刻
出一寸長六寸厚八寸青圭禮東方圭制上左右各
半寸其銳以象春物初生長九寸厚一寸博三寸禮
東方以立春赤璋禮南方半圭曰璋夏者隂陽各居
其半故用璋禮南方以立夏白琥禮西方以玉長九
寸廣五寸刻狀虎形高三寸禮西方以立秋玄璜禮
北方半璧曰璜冬者隂陽亦居其半故用璜禮北方

以立冬六玉各象其方色而牲幣又象六玉之色

臣按先儒謂玉者純陽之精氣而聖人之至寶也將禮於天地四方而無以歸其誠乃以玉作六器既象天地四方之色又擬其形以琢之而柴槱禋燎埋瘞之所以答神之降饗也後世惟祀天地有琮璧而於其他之祭則無焉豈非缺典乎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鄭氏曰祖廟始祖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王鎮大寶器玉瑞王器之美者

王昭禹曰左傳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則所謂王鎮者美玉之可以為鎮者也記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所謂大寶器者亦類此鄭景望曰大喪大祭則出而陳之胡安定曰告終易代陳列先王所寶非直為美觀也以見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也夫以一器一物傳於先王者

猶謹如此況神器之大者乎湯有典寳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寳而無德則失亦不可常乎是義也於周顧命尤詳

臣按周禮天府所藏即顧命之所陳者也中庸所謂陳其宗器即此所謂國之玉鎮大寳器即書所謂越玉五重也是五重者即先世所傳之重寳曰弘璧曰琬琰曰大玉曰夷玉曰天球是之謂五玉弘璧大璧也琬琰圭也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

之玉天球鳴球也是皆國之重鎮大寶而為子孫者所當謹守以為傳世之寶以鎮國家以貽雲仍不可失墜焉者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名以命之）物（物以色之）與其用事（朝日祭祀之時）設其服飾（繅藉之類）王晉（搢也）大圭（樸素無文）執鎮圭（瑑四鎮之）繅（織組為藻）藉（飾以藉玉）五采（五色）五就（一采為一就）以朝日（春分半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

相見亦如之瑑(刻上)圭(剡上)璋(半圭)璧(璧圓)琮(半璧)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圭出於四旁)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出於兩旁)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圭其邸為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邸托於琮貫而射之)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當為鎮)圭以徵守以卹凶荒牙璋(瑑為齒牙)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

鄭氏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

臣按先儒謂璧羡以起度者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鍾在禮則起於璧羡璧之圓凡九寸以其旁之一寸而羡其上下則横徑八寸而袤十寸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使度或不存天下後世因璧羡而可考則王者之五度信矣由是觀之則先王命典瑞之職掌玉瑞玉器之藏非但備物以為當世之用而又制器以垂後世之則

代盛時禮樂之用備於上禮樂之化孚於下非但掌之者有其人而製之者亦有其則詩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亦此類歟

王人之事鎮圭（取鎮安四方之義）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取强直有立之義）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伸也取尊而不屈之義）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取卑而不伸之義）伯守之天子執冒（取覆冒之義）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純色）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以玉飾其柄）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

必與繅同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殺也上終葵椎也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用以起度好璧孔也三寸以為度

鄭氏曰天子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全純色

臣按玉人之所造即典瑞之所掌也然其間亦有

詳略多寡異同者互相備也不然其有缺文逸簡歟抑觀成周之世所以為王瑞王器者無非為祭神行禮致四時贈賓客䘏凶荒起軍旅而作後世所以造作者多以為服飾玩好甚者以為戲具求其為禮而作者葢鮮矣夫以古人比德之玉所以事天享帝之具而用以為褻玩於床笫之間其不恭甚矣

禮記曲禮王曰嘉玉

陳澔曰無瑕之玉也

臣按禮神以玉取其清潔無瑕也玉之為玉或以為璧或以為琮或圭以青或璋以白或赤而為虎形或玄而為半璧或兩圭而有邸或四圭而有邸苟有瑕而不純則非全矣故必純而全然後謂之嘉焉嘉者美也然是玉也或焚焉或藏焉考周禮鄭氏註謂禋祀禋煙也為玉幣祭祀焚之作煙以報陽也此焚玉之證也天府若大祭祀詔事而藏

之此收玉之證也是何也葢用玉於神有禮神者有祀神者禮神者訖事即收祀神者與牲俱燎也若夫郊特牲所謂圭璋則用圭璋以盛鬯用其氣臭而已

玉藻天子搢挺也挺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陳澔曰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挺然無所詘故謂之珽葢以端方正直之道示

天下也荼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諸侯之笏前詘者圜殺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子故殺其上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巳君故笏之下角亦殺而圜示無所不讓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鄭氏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

孔頴達曰魚須文竹謂以鮫須文飾其竹也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可者通許之辭

臣按以上圭笏之制惟天子得用玉諸侯則用象大夫士皆用竹但用魚須及象文飾之今制則五品以上用象六品以下皆用槐木簡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

陳澔曰徵角宫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宫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静

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歟

方慤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備之意也

臣按佩之制見於詩雜佩其制有琚瑀玡璜衝牙五者其所以為聲者在兩璜與衝牙相觸擊行動

之際鏘然以鳴在右者必中徵角在左者必中宮羽古之玉人所以製造之者必有其度然後能使聲之所中協於角徵宮羽之音其大小厚薄必有等差惜後世之無傳也今制朝祭服皆有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藥玉近乃有鑄銅為之者殊失古制蓋玉之中商聲者以其有肅殺之聲尚不可用況用金聲乎切宜禁革

凡帶必用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

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賈公彥曰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緻也密以栗堅貌知也廉而不劌傷也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猶揚也以長其終詘絶止貌然樂也瑕玉病也不揜瑜玉中美者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賈公彥曰珪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珪璋特得通

達不加餘幣也

馬睎孟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名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黄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珪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聘而還珪璋已朝

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曰追琢其璋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曰玉振終條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

臣按玉者天下莫不貴君子之德似之是以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右徵角左宫羽於玉比德蓋求所以稱夫仁義知禮樂忠信之德而比之於玉也

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得寶玉大弓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

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臣按人君於先代所藏之重器手澤之所存心神之所寓有事於宗廟則陳之以示其能守臨終而顧命則列之以見其全歸非細故小事也中庸以此表繼述之能孝周書以此見傳守之不失為人子孫踐祖宗之位守祖宗之業而不能守祖宗之

遺物豈得為孝乎

唐玄宗天寶十載詔曰禮神以玉取其精潔溫潤今有司並用珉自今禮神六器宗廟奠玉並用真玉諸祀用珉如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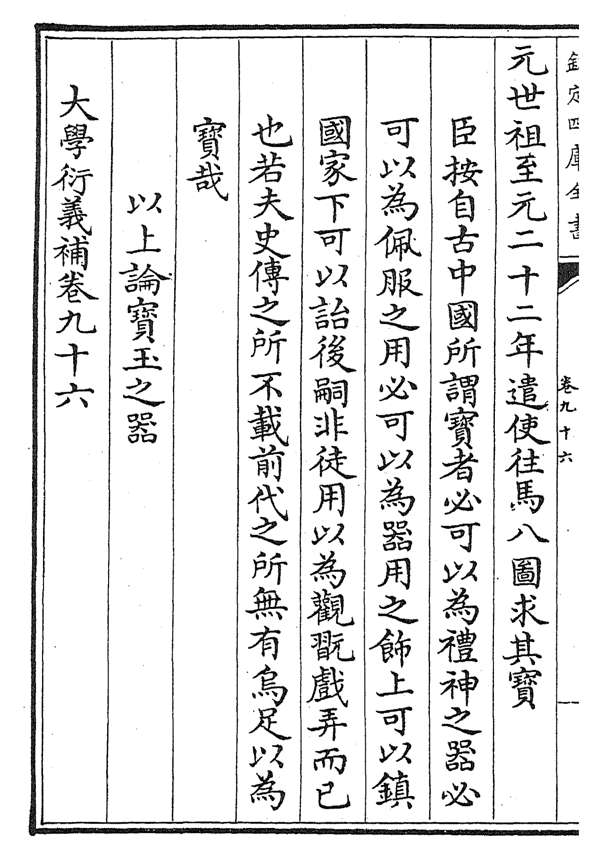
臣按祀神當以誠以偽代真則非誠矣

肅宗寶應元年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賀表

范祖禹曰堯命重黎絕地天通蓋惡巫覡矯妄而誣

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覩矣

臣按妖人假物以售其姦偽明理之君必不為所惑何也蓋寶玉之物皆生於地何由而上於天所以琢磨而雕刻成器者非人力不能為也天者氣而已矣所能生者渾然之質而不能成奇巧之形以是折之則妖人無所容其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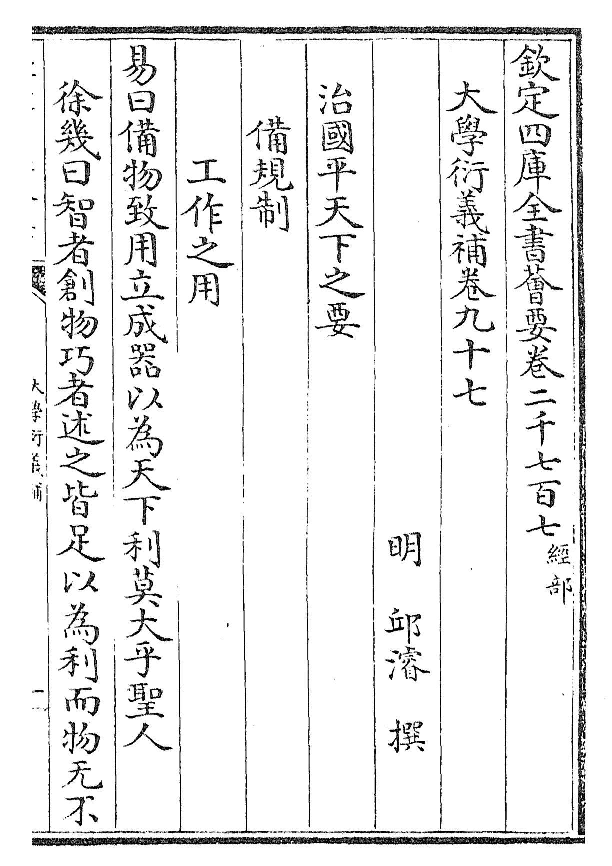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圖求其寶

臣按自古中國所謂寶者必可以為禮神之器必可以為佩服之用必可以為器用之飾上可以鎮國家下可以詒後嗣非徒用以為觀翫戲弄而已也若夫史傳之所不載前代之所無有烏足以為寶哉

以上論寶玉之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七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工作之用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徐幾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

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

臣按天下之物无一不起於聖人是雖一耒耜之末一門户之微凡所以為利於天下者皆有所取

象而非無所本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葢取諸益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葢取諸小過

朱熹曰此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胡炳文曰聖人之制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葢之一字疑取諸此而非必取之此也

臣按聖人制器尚象凡十三卦此特錄其三卦者工作之器爾

書帝曰疇誰也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朱熹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

臣按工而謂之若若者順其理而治之也先儒謂

守法信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所謂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行其所無事之智焉耳後世之工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豈所謂若哉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鄭氏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臣按周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必謹於百工飭化八材者以民生日用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工而

謂之百不止一工也飭者修治以為器化者變轉
以為用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鄭氏曰審曲面埶謂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五材金木皮玉土王昭禹曰飭五材若飭木而為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為鼎量劒削之屬飭土而為甒甑簋豆之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乎衆材之屬

臣按國有六職者即所謂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工也所謂職者通上下言猶所謂職業云非専言官職之職也作記者述百工之事因舉其

通功易事者凡有六焉蓋無是五者則百工所飭之五材所辨之民器亦無所用之也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吳澂曰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考工述之刃之

以金為體者以火為用故於金言爍器之以土為體者以水為用故於土言凝水行乗舟以濟不通陸行乗車以任重致遠則木之為用無往不利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考工者舉此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窮夫理也

王昭禹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

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㮚氏之子常為量㡑氏之子常為鍾桃氏之子常為劍函人之子常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之工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

也若夫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授之子況可得而世耶

臣按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則天下之器用無一而非聖人之所造始也智者於其間特因其類而創為之而巧者又從而述之耳夫天生五材民竝用之有一器之作則有一器之用有一器之用則有一器之利不徒作也苟有器而無用有用而無利耗財物於無用費

民力於無益聖人所不作者則智者必不創巧者必不逓也苟肆其私意而作淫巧於用器常度之外此聖王之法所必誅而無赦者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為輪為蓋輿為車輿弓為弓廬為廬器戈柲之類匠營宮室為溝洫車為車為耒梓為筍簴為飲器攻金之工築為削冶為戈戟鳧為鍾㮚為量段為鎛桃為劒攻皮之工函為甲鮑治韋革韗為鼓韋熟皮裘為裘設色之工畫繢維五色鍾染羽筐闕㡆練絲

刮摩之工玉（治為圭璧）楖雕（闕）矢（為矢）磬（為磬）摶埴之工陶（為瓦）旊（為簋）

鄭氏曰事官之屬六十此三十工略記其事爾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

賈公彥曰此言工之多少總數

臣按先儒謂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為八材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

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而成之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鄭氏曰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

王昭禹曰聖人立成器爲天下利者亦審所尚而已四代所尚亦因時而已夏后氏繼舜猶以質爲尚卑宮室而盡力溝洫而尚匠人之職焉商王興禮樂而

尚文以梓人為侯為筍簴為飲器故尚梓至周而文
大備矣以輿人為車其材至備其工至多故尚輿
臣按疏謂此一段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遂專據
周所尚言之直至篇終一車之作有輪人有輿人
有車人又有輈人是車之工最多以周所尚在此
也夫歷代各有所尚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後之
所尚者乃所以矯前代之失也然矯其失而或過
於專一而其流之弊又不能無偏焉此聖人為制

所以必因時制宜損過以就中非但施於禮樂政事者為然則雖一器之末亦莫不寓意於其中也此先王之世所以事皆得中而無過舉歟

禮記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鄭氏曰六工於周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栗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葢謂作萑葦

之器

臣按曲禮所記六工與考工記大同小異先儒謂此為殷制然所稱之名雖異而所治之事則同土工即摶埴之工金工即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也木工攻木之工也獸工攻皮之工也草工蓋設色之工歟

月令孟春之月其器疏以達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中央土其器圜以閎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

器閟以奄
方慤曰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疏則散達則發故
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
主刻深故其器廉以深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收
藏故其器閟以奄閟則收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
圜以閟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閟若物由是以出入
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臣按月令於四時所用之器各有不同葢王者承

天以出治凡其身體之所居處被服食用一一皆順天時以奉天不敢苟也是以非四時之正味不敢食非五方之正色不敢服凡一器用之微亦必隨時而為之制所以範一身於禮法之中身所被服口所飲啖目所盼視手所執持無一事而非順天時合天理也彼雖欲作淫巧以蕩上心烏可得哉

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陳澔曰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此時百工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日號令必以二事爲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如爲弓必春液角

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也二是不得為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緻同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孔頴達曰於是之時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此器舊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之心而生

奢侈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緻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也

方慤曰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為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仲春孟冬皆言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前則因其作而戒之後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是則工師之官所掌

之事雖若輕而小而其所以關係者君心之收斂放蕩存焉嗚呼國家之患孰有大於君心之蕩者哉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靈休戚皆由乎此耿耿方寸間耳使其常囿於禮法之中則必不肯輕費民財輕勞民力財不費則斂於民也薄力不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焉出於禮法之外宮室之奉必欲其壯麗服飾之奉必欲其華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緻則必費財而

勞民而人有不堪者矣然是心也歛之則難蕩之則易其始也未嘗不起於細微其終也乃至於滔天而不可救止焉此箕子所以於紂之用象箸知其必為玉杯噫玉杯尚可其後乃至於瓊宫瑶臺而無已焉由是以觀古人防未然之欲而必謹於其微其意深矣其慮遠矣

漢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大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為考工

臣瓚曰冬官為考工主作器械

續志少府有尚方令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劒諸好器物

顔師古曰主作禁器物

臣按後漢典工作之官

宣帝時王褒上言周之所以能致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宜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和帝時樊

準上言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禦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四方人勞省息

臣按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蓋古昔先王尚象以制器以為民生日用之具並有五材以脩六府有不備者又因其材而飭化之使之利其用而不至

於闕之無非有益於人生日用者也是故分為六官而專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後世乃於官常之外別以禁禦之内立為尚方之官聚奇巧之工製珍異之器嗚呼器之為器取適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之材當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貨財於無用用工力於無益何為也哉夫人之所以為奇巧精緻之物者欲以誇耀於人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其尊無對其富無倫欲誰誇哉況宮闈

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至朝夕左右得於觀
視之間者宦官宮妾爾彼生深宮之中執使令之
役固無外交亦無遠識亦何用誇彼為哉為人上
者何苦竭生民之膏血奪生民之衣食勞生民之
筋力以為此無益之事哉張藴古云瓊其宮而瑤
其臺所居不過容膝糟其丘而酒其池所食不過
適口臣愚謂於器用亦然

南宋明帝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内外百官並斷俸禄

而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

臣按人君之於器用取其足用而已明帝之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事人生幾何一生能着幾緉屐邪天下無事府庫盈溢且不可暴殄天物而過於自奉况兵外用而財内竭百官月俸皆不繼而吾乃多為器用而寘之於無用之地何為也哉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

臣按此唐掌工作之官夫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掌天子翫器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豈其倫哉毋乃近於褻乎

宋太祖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飾以七寶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乘輿服用皆尚質素

臣按亡國之君與興王之主自然奢儉不同

太宗淳化二年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卒皆毀之

臣按金銀器皿之屬雖極精巧然其質猶不費損也一旦毀之本質固在上下通得用之惟所謂珍異寶石之類裒工於無益毀壞則無用上好之則貴一旦廢之與瓦礫等耳太宗於金銀器之精巧

者且毀之況肯聚工以為寶石奇玩也哉所謂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大哉王言可為百世師法

淳化四年有司言油衣帟幕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上令煮浣染以雜色刺為旗幟數千以示宰相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萬幾之外聖智高遠事無大小皆出意表天生五材兼而出之物有萬殊博而通之雖有細微無所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及

臣按太宗於油衣帟幕之損者尚不忍棄遺則其於物之成用者其肯棄遺之乎仁明之君其愛惜微物如此其視裂帛以為樂翦綵綺以為花而鋪於水者其壽命短長國祚久近皆分於此也

以上工作之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七